

中国道路 : 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中国实践

□ 石红梅 周 峰

[摘要]中国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它源于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根本坚持,源于中国社会主义60多年来的艰苦实践,源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特征和发展主义的校正、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动实践和人本导向的价值追求中。确信中国道路,就是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独特性。应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体”意义,加强和深化对中国道路历史性和独特性的研究,不断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彰显中国道路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6)02-0022-05

[作者简介]石红梅,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峰,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中国道路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包围中突显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确证和认同。60多年来,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过不少波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并将这一理想付诸中国情境的实践,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自觉批判,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特殊的发展道路。

一、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普遍与特殊意义

自马克思主义提出革命的社会主义理想以来,资本主义现代性就不再是唯一可选择的现代性发展模式,追随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性已成为人类世界的又一选项。因为这种现代性话语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崇拜,而是坚持以批判的方式,不断实现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彻底改造。通过批判,马克思主义者计划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的共产

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是全人类,并非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所赖以生存的市民社会本身。全人类的解放意味着个体将摆脱对物的依赖而逐渐走向全面解放,市民社会则意味着物的依赖必然成为人自由与发展的基础。显然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之下,它必然造成人的偶然性和片面性存在的普遍异化命运。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话语则明确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所以“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人从偶然性存在向有个性的存在的不断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正是人的解放的“一个现实的”普遍运动。

共产主义的理想与现实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它通过人类发展的实践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强调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境界,关系每个人的生命状态,所以它不可能脱离现实,而是表现为对现实的改

收稿日期 2015-12-29

造,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世界化和时代化。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总称,它包含着一切正在从事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社会实践过程;共产主义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的,作为人类的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历史性,它只能在现实运动的基础上才能被真正理解和说明。

100多年以来,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欢迎与支持,也面临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身校正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所形成的共同挑战。但无论资本主义现代性如何校正自身,其发展历程从未间断过的殖民化、种族主义、奴隶制、人口大灾难、大移民、不平等发展、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等等,一直是其无法摆脱的现代性危机。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更是将危机的根源再次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这场危机中被唤起的“马克思热”,再度复现了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经典意义。资本主义无法控制自身的发展,这是它已注定了的宿命。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确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从来没有作为目的现代性,只有不断生成的和被批判的现代性本身。或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暗含着一个社会向它自身显现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力图依据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意识形态,来确信资本主义全球霸权的力量,只不过是进一步显现积极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力量的催化剂而已。事实也的确如此。社会主义现代性经历了具体情境下完全计划经济的失利,也不相信市场的万能,它更相信国家与共同体力量对市场消极力量的平衡作用,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现代旨向,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总结。“社会主义现代性”在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共时存在的历史发展中,为世界带来了新的生活选择的可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具有独特的中国情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最悠久的文明和最多的民众。近代社会的贫弱使中国的发展进程呈现出“赶超”的态势,其现代性也具有了最杂多、最富有发展潜力、最具吸引力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每个阶段的发展方式都具有自身的特点,是一项未竟

的现代性谋划。

二、中国道路的发展主义校正

现代性在世俗世界中以社会发展方式为确证。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也一直在反思自身发展与社会变化的适应性,先后出现的众多现代化理论,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解释和重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不断地纠正自身的发展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但资本主义狭隘的发展主义本质却从未得到校正。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曾指出:“‘世界经济体系’是巨大的由各种政治结构分割的一体化生产的不平等的链条。其基本逻辑是积累的剩余价值被不平等地加以分配,以支持那些在市场体系中能够获得各种暂时垄断的人。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逻辑。”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转向,只不过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和世界落后地区的“物”与“人”为代价,来满足自身的“物”与“人”的发展需求,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

众所周知,发展主义是一种视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尺度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发展主义强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发展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张依据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标准不断提升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显然受到过发展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运用发展主义的理念与手段的确使中国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地缩小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竞争力,但是我们必须警醒的是,发展主义具有不可克服的缺点。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普遍认识到,整个社会如果坚持所谓的传统发展观,单纯强调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念,社会并未整体往前推进,人本身的现代化不会如期而至。与之相反,人类在不断追求物质现代化的过程中,环境生态问题日趋严峻,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与劳动产品和类群体不断分离,出现了严重的异化。

不过,西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复制和演化,只有在出现了许多恶劣的后果之后才会被世人关注和发现。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进程,确实出现了注重经济增长和GDP绩效为代表的

传统发展观及其实践,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惜损害生态环境,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短视性和功利性导向的发展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职业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面临着复杂的现代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不断总结和批判自由主义与发展主义现代性话语所带来的问题,直面现实,坚持以人为本,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现代发展理念,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

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就是要摆脱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主义路径依赖,转向更加和谐与包容的综合性发展,具体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的整体推进,表现为实现中国城乡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在这里,单向度的经济增长被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取代,使长期作为“硬道理”的发展主题,更具有了辩证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质。

摒弃发展主义的“不平等”视角,让平等“全面”辐射和实现,中国的现代的可持续的发展思路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倡导的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改造。

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突破与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开拓,资本主义体系已覆盖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来了颇具普遍意义的现代性价值——自由、民主、人权、博爱,产生了具有革命意义上的现代生活——多元激荡的价值观念、极富竞争的社会模式、不断创新的科技革命、完备的教育体系、极致的娱乐享受等。虽然伴有灾难与危机、资本与权力所造成的普遍异化仍在继续,但它依然在危机中谋得了自身的发展空间。正因为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在不断确证着自己永恒的“普世”意义,并拒绝其他任何意义上的“非资本主义”体系。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眼里,缺乏现代性普遍价值支撑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昙花一现,将注定失败。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确

证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认同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缺陷的批判,又确信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既注意保护和发展私有经济,认为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坚决地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毫不动摇,既重视国家规划和整体推进,注重社会公平,极力避免社会贫富分化和消除不平等现象,又坚持对资本主义合理价值的吸取借鉴。这种注重对个体与集体、公与私、政府与市场的协调平衡,来源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经验以及丰富的政治和文化价值遗产,来源于不断地吸收和改造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快速稳定发展的奇迹,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以依赖的持久增长动力。正如“北京共识”的首倡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所说,“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将未来的目标与务实手段结合起来,使国家保持稳定的同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管理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本质,它是社会主义现代性在现时代最有力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长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智慧结晶。

在中国道路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我们深刻意识到,世界每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优势,“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只有在与世界历史的共同演进中,“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当前社会主义的发展须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才能真正形成社会化生产力量。

但在迅速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中,资本逻辑渗透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原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有的非正义本性已充分暴露出来,集中表现为市场经济中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与雇佣劳动间的矛盾,表现为大工业基础上人的“类”能力发展的全面性与个人发展的片面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资本与权力的不断勾

连所造成的人本身的深度异化。这些既是市场经济本身不可克服的弊端,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不够完善阶段的必然表现。

然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就在于消除这些异化现象。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希望通过不断建设更为科学、有效的社会收入分配保障机制、科学民主的政治制度、公开透明的民间表达与沟通机制等,来最大程度地减轻与消除人的异化。吸纳和利用资本的同时,避免资本带来的异化,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使命,也是中国道路将为世界作出的重要贡献。

四、人本导向的内在引领与外在标准

人本导向的发展理念是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价值取向的内在引领。在发展过程中,人既是手段,更是目的,只有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目的所在。

“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价值导向是对马克思主义新世界理想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未来理想社会,就是建设一个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该社会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校正,也是人向全面自由发展本质的迈进。新世界理想社会实现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真正统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的世界的和谐相处,人真正摆脱对物的依赖和牵制真正做到以人为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描述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人本导向”发展理念,正是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作为国家的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归宿。

“人本导向”关注的是历史活动中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人本导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精神的继承。资产阶级谈抽象的人本,把“人本”与“人道”看成是普遍的、抽象的、概念意义上的“人”。马克思认为,要“避免给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认为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一种非历史性的实体”。他始终立足于鲜活的现实生活来理解和说明人的本质,并强调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过程中实现人的本质。

“人本导向”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要以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每个人的

全面自由发展。具体在现阶段而言,“人本导向”主要体现为:发展要强调“本代公平”与“代际公平”乃至“下代公平”并重,而不只是当代人;改革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人、部分人,而全体人民是“多需人”,即发展要满足人的多种需要,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组织生活等需要。

基于上述考虑,“人本导向”的价值追求就会面向现实的人,转化为实践的“新思维”,当下具体外化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需把“五大发展理念”真正融入到结构转型中,以人本导向推进结构转型,需求结构要提高“居民消费率”,实现“藏富为民”,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打造人性化消费新格局,建立促进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供给结构要集中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不断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良好局面;要素投入结构要培育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能力的“新人”;资源环境要普惠民生的生态福祉;城乡区域结构要从制度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差距和因地域不同所产生的发展差距,真正做到城乡均衡发展。

五、中国道路的未来与可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道路等概念成为全世界研究的焦点,大多数学者都充分肯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并对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予以了关注。

中非关系专家丹尼尔·拉志认为,“中国独特发展模式的成功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关注,成为与后殖民主义时期其他现成经验不同的理念和新的发展援助的来源”。斯蒂芬·马克斯认为,中国的这种模式所带来的理念不仅仅不同于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从而动摇了西方发达国家所谓普世价值和这些普世价值所维护的战略利益和现实利益,以及迄今为止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

中国道路正在深刻改变着世人的观念,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已日益凸显。持续推进的经济发展速度、平衡稳定的政治社会局面、不断提升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些伟大的成就在现时代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已逐步成为现实。中国道路根植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需要,

得到了越来越多中国人民的肯定,同时它所蕴含的现代性模式也正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不断扩大的国际认同。

虽然中国道路已初步展现出许多不同于欧美中心现代性的特征和前景,但毋庸置疑,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仍然是当代生存方式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今世界仍在延续着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与几百余年的资本主义实践相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还阅历尚浅,未来还存在种种挑战和风险。中国道路要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普遍共识,需重点推进三方面矛盾的研究,即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环境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与其普遍性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与其共产主义理想的矛盾。在现实层面,西方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仍在影响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如何处理发展主义带来的环境恶化、贫富分化等问题?如何让社会的声音和诉求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表达?处于改革攻坚期和深水期、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深度调整期和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真正实现全面的现代化?等等。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探索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2015年10月习近平在访问伦敦期间已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不是教科书里的教条,不是刻板僵化的戒律,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生命体。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发展中不断变革,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我们应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体”意义,加强和深化对中

国道路历史性和独特性的研究,不断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彰显中国道路的当代价值。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

周峰.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J].学习与实践,2010(12).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73-174.

J. C.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A].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9.

[美]艾瑞克·弗洛姆著,张燕译.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30-31.

Daniel Large. Beyond Dragon in the Bush: The Study of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African Affairs, vol.107, no.426, 2008:53.

Stephen Marks. Introduction, 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Cape Town: Fahamu, 2007: 6-7.

①习近平.中国人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EB/OL].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2/c_1116898461.htm.

责任编辑 李瑞山